

浪花荡漾在心头

■冯光明 张向远

住的舰船和浪花,难掩心中失落。

山沟里没有大海的壮美,也没有战舰的轰鸣,只有静谧的山林和存储弹药的仓库。“这里的水兵该做什么呢?这里的海军是什么样呢?”初入营门的孙双强心中有一连串困惑。

最初的日子里,孙双强对山林里的一切感到新奇。学习专业、站哨巡逻、日常查库……一项项任务让他逐渐熟悉了守库兵的职责。

没过多久,山沟里的单调与乏味开始涌上孙双强的心头。

一天晚上,他向班长吐露心声。班长拍拍他的肩膀,和他一起席地而坐,讲述起开拓仓库的老兵们艰苦奋斗的故事。

“我刚下连时山里条件有限,物资相对匮乏。夏天挑井水,冬天拾柴火,我也像你一样,找不到当兵的感觉。”回忆往事,班长脸上洋溢起热情与感慨,“可是,每当听到军舰实弹训练,用咱们保障的弹药成功命中靶标,我心里还是很自豪的……”

岁月流转,如今的孙双强也从懵懂的年轻水兵成长为新兵口中的“老班长”。“热爱山沟、艰苦创业,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精神鼓舞着他不断进取,同样鼓舞着一代代年轻水兵在这里谱写青春的浪漫。

翻越雪山

■薛道远 严文革

红,像一颗红彤彤的苹果。说话时,些微白气从她唇边溢出,再往上看,是一双盛满光的眼睛。

大家脸上藏不住对第一次长途拉练的兴奋。看着她们兴奋的神态,班长想起自己第一次长途拉练时也是这样激动。

雪又下起来了。迎着风雪,她们出发了。刚开始,路还算平坦,马路上的积雪被汽车轮胎碾过,硬实得像结冰的河面,防寒靴踩上去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行进几公里后,官兵走到大路尽头,顺着戈壁继续向前,朝着远处的高山前行。哈出的白气凝结在防寒面罩上,形成薄薄的冰层。

走出马路,戈壁滩上的积雪深至小腿,走一步陷一寸。张元琼是南方姑娘,第一次走在如此广阔严寒的雪原上,她忍不住有些担心,不知道前方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。

二

山里的夜黑得非常纯粹,二级上士陈志超躺在宿舍,关了灯,眼前就像是一块凝固的墨。他翻个身,伴着窗外虫鸣声一遍遍思考着明天比武的内容。

清晨,陈志超出发前往上级基地,第3次代表仓库参加搬运机械操作手比武。

回想刚入伍时,第一次见到各式各样的设备和车辆,陈志超心里满是兴奋。紧接着,狭长的工作道、局促的装卸台就让他犯了难。这可是一仓库的实弹啊!稍有不慎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在并不宽敞的操作空间内,精准完成实弹转运,对仓库保管员来说充满了挑战。初学驾驶的日子里,陈志超白天在车场熟悉叉车性能和操作程序,向老班长学习、反复练习;晚上便埋头苦学专业书籍。很快,他考取了叉车操作资格证书,正式上岗。

此后的2900多个日夜里,狭小的操作平台上,几公里的行车轨迹记录着他精益求精的奋斗历程。如今,他不仅对保管的叉车和牵引车情况如数家珍,能熟练完成大大小小的收发任务,更担任起了“教员”,把经验和业务知

三

识,传授给更多官兵。

一侧是悬崖,一侧是峭壁,蜿蜒盘旋的山路在云雾间若隐若现。行驶山路15年,车队驾驶员余建伟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急弯与陡坡。

这些年,山路一直在变化,坑洼一点点被填满,接着又铺满碎石,最后浇筑成水泥路。尽管如此,在这样崎岖盘旋的路上运输弹药和装备,依旧时刻考验着驾驶员的水平。而在漆黑的夜晚,山路行驶更加困难。

一次前出保障任务,需要运输装备器械,相关电子仪器经不起大的颠簸。山路两侧时不时露出野生动物,几百公里的路上,余建伟紧握方向盘,紧盯前方道路,不敢有一丝一毫松懈。

装备顺利到达目的地时,余建伟长舒一口气,心底涌上轻松和喜悦,而腰部的疼痛也随之袭来。即将返回时,他隐约听见远处舰船离港传来的汽笛声,思绪也随着海风飘荡至海面之上。

今夜,军港的海风格外柔和,阵阵海浪拍打着军港的堤岸。青山深处,浪花也荡漾在大山水兵的心间。

到半山腰时,张元琼已经气喘吁吁。“加油!坚持住。保持节奏,注意呼吸!这座山就快要翻过去了。”班长的声音从队尾传来。张元琼的汗水顺着额头流下,不知不觉,整个防寒帽已经湿透了。

“原地休息10分钟。”连长达休息命令,张元琼如释重负地卸下背囊。她发现自己的双腿在不受控制地发抖,像被大风吹动的芦苇秆子。

班长从兜里掏出几块巧克力分给大家说:“抓紧调整,这只是第一个坡呢。走完全程,你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极限远不止于此。”

张元琼看了眼身后,映入她眼中的是陡峭的山路。她感到吃惊,想不到自己竟然负重30多公斤,爬到了这里。转过身,她勇敢地抬起头。她突然明白,压着她无法抬头向前方的,不是头上的钢盔,而是心中的胆怯。

风还在刮,但张元琼觉得不那么刺骨了。她望着前方连绵不断的陡坡,耳边响起连长动员前说的话:“雪地里的每一个脚印,都是你们的成长印记。”心态的转变,让她感到负重似乎变轻了,她迈着小步跟上队伍。

当队伍翻过最后一个坡顶时,夕阳正好穿透云层,将整片雪原染成金色。远处营区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,像是在为她们呐喊加油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小时候,听到飞机在头顶轰鸣而过的声音,夏伟伟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屋外,望着远在天边的飞机。

夏伟伟的父亲是一名空军机务人员。他休假回家,都会给儿子讲自己和战机的故事。久而久之,年少的夏伟伟在心底渐渐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:近距离看看那些可望不可及的战机。

这个念头在夏伟伟19岁那年越发强烈,他决定参军入伍。那年,只有陆军、海军和武警来到他的家乡征兵。最后,夏伟伟进入海军部队,正式开启军旅生涯。

令他惊喜的是,3个月新兵连结束后,他被分到了海军航空兵某部,即将奔赴机场,成为一名仪表员,与曾经心心念念的战机“并肩作战”。夏伟伟觉得,或许冥冥之中,自己与战机的缘分早已注定。

初到连队,老兵告诉夏伟伟:“只有掌握足够的本领,才能上战机工作。”他没有任何知识储备和操作基础,只能从零开始,白天跟老兵学习操作,夜晚到学习室再深入学习理论知识。他告诉自己,只有不断进步,才能离梦想越来越近。

在每一项又一项考核中顺利通过的夏伟伟,业务技能也越来越熟练。最终,他得到上级肯定,获得了独立开展工作的资格。他很激动,曾经远在天边的战机,如今终于近在眼前了。

他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看见战机时内心深处的震撼。那个飞在天上的“小黑点”,此刻完整地展现在他面前。他小心地抚摸机身,绕着战机走了一圈又一圈。进入驾驶室,看着那复杂又精密的仪表盘,他的心中升腾起巨大的满足感。

有时候,夏伟伟觉得自己终于走进了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里。与战机朝夕相处的生活,让他觉得温暖而充实。7年时光,他对战机的了解越来越深,相关业务技能也越来越精湛。

一次,上级接到紧急通知,需要抽调人员前往海南某部紧急更换发动机。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技术,夏伟伟被选中,跟随其他战友一起前往海南。

当时已是10月份,刚下飞机,夏伟伟便感受到了气候的变化。热浪像海浪般扑面而来,高大的椰树在微风中轻轻摆动,空气中弥漫着椰香和海水的咸味。但他没有时间仔细欣赏美景,身为技术人员,需要立即奔赴岗位。

工作的地方没有机库,夏伟伟和战友只能露天工作。潮湿炎热的气候,以及海风的侵蚀,让战机的部件更容易受损。因此,技术人员需要承担比平时更大的工作压力。为了能高效率完成任务,夏伟伟和

梦想的天空

■王泽文 胡丹青

战友们顶住压力,快速分配工作,除了睡觉和轮换就餐,大家几乎不休息。

夜晚,潮湿的海风裹挟着沙粒吹在夏伟伟的脸上。忙碌的间隙抬起头,他突然发现,漆黑的天幕上,缀满了钻石般的繁星。他从没见过这么明亮的星空。远处,隐隐约约的轰鸣声,让他想起了小时候仰望天空的日子。

夏伟伟收回思绪,继续投入紧张的工作中。两天后,团队出色完成了任务。任务结束,坐上返程飞机的夏伟伟没有想到,自己还会回到这座美丽的岛屿。

2017年初,上级通知,需要一批骨干调往海南某部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夏伟伟的思绪忽然回到几年前在海南执行任务的日子。回忆起那里咸咸的海风、和战友们并肩作战的时光以及岛上格外明亮的星光,他的心再次被触动了。

“我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也想让我的军旅生涯变得更有意义……”那一年的4月1日,他怀揣梦想,第二次前往海南。

前不久的一次应急任务中,夏伟伟担任仪表专业指挥员。他用了25年,终于有底气、有实力站到了这个位置。“夏班长,我感觉战机的说明书,就好像刻在您脑海里一样。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您一样。”工作结束后,一位年轻战友敬佩地对夏伟伟说。夏伟伟笑着回应:“我们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,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!”

又闻军号声

■罗毅

特意嘱咐我带上军号。在过长江轮渡、火车站集中装载、铁路输送途中的兵站停留,营长均要求我吹响军号,调度出征的官兵。我高兴地用不同的号谱,指挥大家统一行动……”

顺着连长的故事脉络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金戈铁马般的图景。披挂伪装网的军列,钢枪紧握的官兵……在军号声里,向着远方前进。随着我的想象,献身国防的崇高理想使我在不觉间昂首挺胸,也让我为自己的军人身份感到骄傲。

两年后,我走进了浏阳河畔的一所指挥院校。清晨,我与同学们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从床上跃起,持枪奔向操场。晚上,悠长的熄灯号指挥我们关灯就寝。年轻的军校学员,在不断响起的号音和中队指挥员的哨音中出操、集合、上课、自习、劳动、一日三餐,按部就班。日复一日的军号声,激励我们如春笋拔节,茁壮成长……

自从那天听到武警部队里的军号声后,我开始自觉跟随准时响起的起床号、熄灯号安排作息。虽然早已脱了军装,但我感觉自己依然是一名战士。时不时,我会伫立在阳台,侧耳聆听武警官兵出操习武的口令声,此起彼伏的拉歌声。每当此时,我都会心潮澎湃,仿佛触摸到了自己的青春时光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我住的房子,与武警某支队隔着一马路。一天晚上,灯下阅读的我,被室外一段若有若无的声音打断。放下书本,推门走到阳台上,那细小的声音更明显了。原来是武警支队围墙深处传来的炮灯号声。

好亲切的声音。我转业已经20多年,再次听到熟悉的军号声,浑身一个激灵,一下子振作起来。

当年那个深秋,我穿上军装,走进了驻蜀中某部。3个月紧张的新兵训练,在班长、排长急促的哨音中,我学会了许许多多,扔掉了幼稚的学生气。但遗憾的是,没有听见电影中那种嘹亮的军号声。

分到老连队后,我问连长,怎么听不到军号声?连长亲切地告诉我,连队用留声机播放音乐替代了传统的吹号。现在连队大部分同志外出施工,也就暂时不需要放号音了。

听说连长曾经在战场上当过司号员,我们几个新兵让他讲讲当年的事。

“那年,我们机械连和工兵营部一同前往战场。两个单位的人员加上各型装备,占用了整整一列火车。出发前,营长
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凝望绽放的花蕊

一支枪

■程步涛

在军事博物馆里
我看到了一支枪
一支随时可以射击
并投入战斗的枪
让侵略者认识一个民族的无畏

走近它
勇猛的气息会扑面而来
我知道,那是一双青筋凸起的大手
紧紧握住它的枪托
现在,它却安静得像一棵树
矗立在同样安静的展柜里

如今的枪
它们在军营里
在遥远的边防线和海防线上
在年轻士兵手里
一旦有战火燃起
依然会用自己的话语
诉说一个民族的气节

因为它们
孩子可以
自由地在草地上翻滚

突破黎明

■阮树伟

月光在刀锋上凝成霜
勇士背起行囊
钢盔下的目光烧成火炬
嘹亮的军号
在苍穹留下回响

踏上战靴
化身蛟龙搏击风浪
漩涡吞噬不了执着的目标
铁锚凿穿暗涌阻挠
海风拍打战旗
为他们鼓劲
在风暴中锁定航向

信号弹熄灭的刹那
浪花被履带碾碎成咆哮
枪膛里压入第一缕晨曦
突破黎明前的夜色

信念的光在胸膛绽放
潮水涌上滩头
白沙上留下串串足迹
每一步脚印都指向前方



红星照耀的山村(中国画)

汤远志作